

陈自仁文集 (第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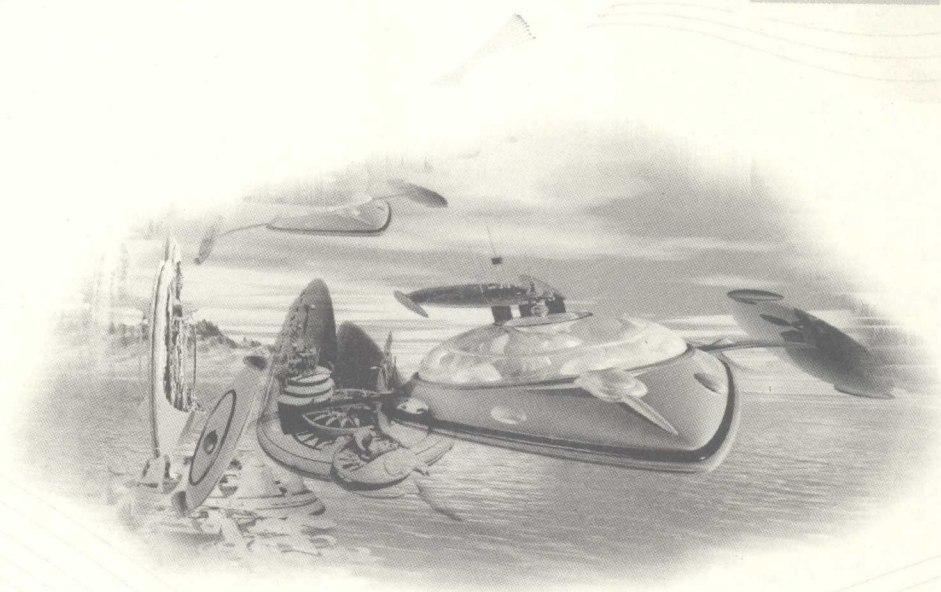
CHENZIREN WENJI

非人

◆ [非人]

◆ [黑沙暴]

陈自仁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目 录

非 人

第一章	(3)
机长的话，像对死囚的最终宣判	(3)
可丁教授贪婪地舔着的东西，是那女人的血	(9)
他俩的死，千万不要向外界泄露	(12)
第二章	(20)
整个手术区戒备森严	(20)
记者们有些莫名其妙，全都愣在那里	(23)
不祥的预感，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28)
第三章	(36)
这太荒诞了，你怎么做这种手术？	(36)
这地方，他一分钟也不想呆了	(45)
人体架上，固定着一个男人	(47)
那血流得好快，如破裂的水管流出的水	(54)
第四章	(56)
她还那么美，长长的眼睫毛，忽闪忽闪	(56)
天哪，自己怎么一丝不挂	(59)
我的老公，怎么会有一张女人的脸？	(62)
人还是不是人？	(68)
我真地陷入了困境	(75)



第五章	(79)
枕头上，有一股迷人的体香	(79)
沙发后面，有两条白晃晃的人腿	(82)
丈夫才住几天医院，你就急了，就想摸男人了	(86)
让两个男人结成夫妻，不是活见鬼么！	(96)
两颗亮晶晶的泪珠，滚出她的眼眶	(98)
第六章	(102)
你怕他个鸟？给他来点绝活么	(102)
夏方司兰讨厌自己	(105)
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想看见你	(110)
这个伤员的举动，太怪异了	(113)
第七章	(120)
让咱的电警棍，吻吻他的屁股	(120)
一个精心策划的行动，竟是这样的结果	(123)
他的面部扭曲了，脸和脖子涨得通红	(127)
第八章	(132)
那叫声不高，却像刀子扎在人们心上	(132)
门口高大的黑影，已经转过身来	(139)
对面一双双眼睛，死死地盯着自己	(143)
第九章	(147)
我要真爸爸，不要假爸爸	(147)
你快把那个怪物弄走	(151)
挡风玻璃上，有两团绿莹莹的光	(156)
一场噩梦的开头	(161)
第十章	(165)
情况比想象的糟得多	(165)
如果他发生了意外，你怎么办？	(170)



只有死，才能结束这噩梦般的日子	(172)
尾 声	(178)
跋 用幻想拷问人性	彭岚嘉 (181)

黑 沙 暴

(获甘肃省第四届优秀图书奖)

第一章 沙暴！沙暴！！	(187)
沙漠车抛锚了	(187)
卫星电话出现故障	(190)
我们快变成肉干了	(192)
一个闪着蓝光的庞然大物急速下降	(194)
第二章 外星人基地	(198)
奇怪的审讯室	(198)
我的两个学生成了人质	(201)
宣誓效忠外星人	(203)
我中了外星人的圈套	(205)
第三章 一个可怕的阴谋	(209)
向外星人献计献策	(209)
一场大雨吓坏了外星人	(211)
激光切掉了司考特教授的右臂	(214)
“沙暴行动”计划	(216)
丑陋的太空植物	(218)
第四章 他溶化在雨水中	(220)
外星人的断臂再植术	(220)
机器人脸上冒起了蓝色的火焰	(222)



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225)
他拼命撕扯自己的头皮	(227)
野战靴爆炸了，那个警官飞了起来	(229)
第五章 惨烈的沙漠战	(231)
啊，原来外星机器人怕酸	(231)
一支奇特的军队	(233)
被复制的博士研究生	(235)
我们溃不成军，节节败退	(239)
第六章 外星人的预言	(244)
地球人的致命弱点	(244)
功勋卓著的蚂蚁机器人	(247)
又是一次血的教训	(248)
基地渐渐消失在沙漠中	(250)
听了外星人的预言，我吓得心惊肉跳	(254)
 后 记	 (257)

人物表

可 丁——中国科学院院士,三北医学院教授,人体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人体器官移植研究首席科学家

夏之方——人体器官移植研究所研究员,齐亚男的丈夫

司 兰——人体器官移植研究所护士,金勇的妻子

齐亚男——人体器官移植研究所库房管理员,夏之方的妻子

金 勇——人体器官移植研究所实验动物饲养员,司兰的丈夫

范无畏——自由撰稿人

雷 鸣——三北市公安局局长

卫 怡——可丁教授夫人

邢延年——人体器官移植研究所保卫处处长

梅 香——三北市人民医院男性专科护士

田 甜——古阳市急救中心护士

胡 滋——《北方周报》总编辑

阿 慧——可丁教授家的保姆

夏 风——夏之方的女儿

一仿头颅移植人的绝密档案
一个撕碎人类尊严的恐怖故事
一组性身份识别障碍的生活画面
一个造福人还是毁灭人的历史悬念

非 人



第一章

机长的话，像对死囚的最终宣判

偌大的客机，像喝醉酒的北方汉子，在空中晃晃悠悠，接着颠簸几下，忽地向下一沉，好像要向地面栽去。

机舱中，发出一片低沉的惊叫声，一百六十六名乘客，脸上大都带着惊慌的表情。

按照预订的飞行时间，早在二十分钟前，飞机就该在古阳市降落了。可是，它还在慌慌张张地飞行。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医学家可丁教授也在这架飞机上。他带着助手夏之方和司兰，乘这次航班去古阳市，准备给那里的医生做脑神经修补示范手术。

可丁教授在器官移植、神经外科等方面，有极深的造诣。他是三北医学院的教授，又是三北人体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中国人体器官移植研究的首席科学家，至于在国内外学术团体的兼职，据说有一百多个。他在医学界的名声，可以用“如雷贯耳”来形容。全国仅有一个国家级人体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就设在三北人体器官移植研究所，由可丁教授主持。

听到机舱中的惊叫声，可丁教授习惯性地抚摸了一把脑后长长的银发，平静地向舷窗看了一眼。他才六十多岁，不知怎么搞的，一头乌发变得雪白，白得耀眼，白得漂亮。

窗外一片漆黑，飞机像在地洞中飞行。

“看，火！”有人惊呼一声。

果然，一侧的机翼上，闪起一片蓝色的火花，接着传来沉闷的隆隆声。



有人喊：“天哪，飞机被雷击中了！”

有人惊惶失措地叫起来：“空姐！空姐！”

乘务小姐跑过来了。就在这时，飞机忽地向上一跳，舷窗外一片灿烂，机翼上的火花也消失了。

“好啦，好啦！”不少人欢叫起来。

果然好了，飞机呼地冲出了乌云层。

可丁教授又向舷窗看了一眼。飞机下方，乌黑的云团，像大海的波浪，上下翻腾，汹涌澎湃，十分吓人。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机舱中，仅仅平静了几秒钟，人们又频频看表。一种不安的情绪，又开始生长、蔓延。终于，人们忍不住了，窃窃私语声此起彼伏。还有人通过舷窗，不停地向外张望。

飞机下方，还是翻腾的乌云。人们惊奇地发现，飞机没有向前飞行，而是围着一片黑压压的云海，一圈接一圈地盘旋。

乘客的说话声越来越大，机舱如嘈杂的闹市，一片烦人的嗡嗡声。紧张、不安的情绪，像一种急性传染病，已经传染给机舱中的每一个人。

坐在可丁教授右侧的司兰，俏丽的瓜子脸上，已经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她是三北人体器官移植研究所的护士，也是可丁教授的得力助手，在整个研究所，以胆大心细、经验丰富著称，在手术台前，从来没有怕的感觉。这会儿，她害怕了，不时地东张西望，一颗怦怦乱跳的心，吊在了嗓眼。

司兰的右侧，隔着过道是D座和E座。斜躺在D座和E座上的，是两位胖得出奇的中年女士。她俩的脸上，滚动着豆大的汗珠，大张着唇膏染红的嘴，像刚跑完万米似的，喘息不已。

司兰不忍心看两位中年女士惊恐的表情，慌乱地收回目光。她转脸问：“可老师，飞机会不会……”她犹豫了一下，还是吐出了“失事”二字。

一听“失事”二字，坐在可丁教授左侧的夏之方研究员，头嗡地响了一下。不过，惊慌的表情，仅仅在脸上一掠而过。他一正脸色，看了司兰一眼，恶狠狠地叫了一声：“司兰！你？”

司兰吐了一下舌头，慌忙低下了头。

夏之方的脸上，出现了一丝微笑。他对自己沉着冷静的表现很满意，不



由看了看可丁教授。过去，他是可丁教授的博士研究生，现在是可丁教授的得力助手，近几年来，协助可丁教授进行头颅移植研究，成绩不俗。每当自我感觉奇佳时，他就这样看着可丁教授，希望得到老师赞许的目光。

此时的可丁教授，也是一脸冷峻的表情。他没有注意夏之方，而是把脸转向司兰，冷冷地问：“害怕了？”

可丁教授的眼睛很毒，部下别想对他隐瞒什么。司兰慌乱地点点头。

“哼！”可丁教授笑了一声。

一位乘务小姐，从前舱门急匆匆地走出来。她脸色有点苍白，但仍然保持着优雅的仪态。

乘客的目光，一齐投向乘务小姐。

乘务小姐职业性地一笑：“女士们，先生们，请大家保持安静。飞机出了一个小小的故障，马上就会排除。”

乘客更惊慌了。几名乘客从座位上站起来，直着脖子喊：

“飞机出了什么故障？”

“怎么一直绕着乌云飞？”

“让机长出来说话！”

“飞机咋个了嘛，说个实话么！”

小音箱中，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女士们，先生们，我是机长。请大家保持镇静。飞机起落架失灵，我们正在想办法排除故障。”

司兰惊叫一声，一把抓住了可丁教授的胳膊。

可丁教授瞪了司兰一眼，威严地说：“怕什么？起落架不就是几个橡皮轮子吗，怎么会放不下来呢！”

可丁教授的话音刚落，飞机一阵抖动，忽地向下一沉。

人们惊叫一声。靠窗的乘客，立即向舷窗外看去。

窗外一片漆黑，飞机又掉进了乌云中。

一些乘客纷纷站起来。他们刚想说什么，又一位乘务小姐神色慌乱地走出了前舱门。乘客们立刻坐在了椅子上。

两位乘务小姐耳语几句，其中一位小姐抓过话筒，用颤抖的声音说：“女士们，先生们，请大家把座位下的救生衣拿出来。”



另一位乘务小姐拿出一件救生衣，示范救生衣的穿法。

乘客马上慌乱起来。大家把手伸在座位下，去找救生衣。

人们刚把救生衣拿到手上，头顶噗的一声，掉下一个黑呼呼的东西，吊在人们面前，晃来晃去。不少人吓得叫起来。

“是氧气罩。”乘务小姐说着，又示范氧气罩的用法。

与此同时，另一位乘务小姐来到机舱中部的安全门前，向大家说明安全门的使用办法。

不少乘客，一手拿着救生衣，一手抓着氧气罩，脑海中一片空白，只有发直的眼睛，看着乘务小姐漂亮的脸庞。

忽然，从某个座位上，传来女人低低的啜泣声。那哭声，先是一声两声，时断时续，忽高忽低。很快，哭声感染了所有的乘客。第二个女人哭起来了，第三个女人哭起来了，绝望的哭声，渐渐连成了一片，机舱中充满了悲凄的气氛。

前舱门的门帘一动，机长走了出来。他一手拿个黑匣子，一手拿了一叠便笺。

乘客们用疑惑的目光看着机长。

机长轻轻地运了一口气，用低沉的声音说：“我们想尽了一切办法，起落架还是放不下去。大家知道，起落架放不下去，飞机就无法安全着陆。更糟糕的是……是……”

“是什么？”有乘客大喊一声。

“古阳机场上空，是一片雷雨区，机场能见度很低。”机长一脸惊恐的表情。

“到其他机场降落！”

“对，到其他机场去！”

机长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咽了一口唾沫，精疲力竭地说：“刚才，飞机遭受雷击，出现了新的故障。况且，机上燃料即将用尽。我们接到机场命令，十分钟后，用机腹滑行迫降。”

“不！我们不迫降！”一名乘客跳起来，大声喊道。他打雷般的声音，震得机舱中嗡嗡直响。



“对，我们不迫降！”有人立即附和。

“龟儿子，我砍掉你的脑壳！”一位乘客骂着跳起来，想向机长扑去，被身旁的乘客按在了座位上。

机长还比较镇静，认真地说：“设计这种飞机时，制造商充分考虑了机腹滑行迫降的因素，从理论上说，用腹部滑行迫降也是安全的。”

一位乘客站起来，叫道：“理论？这时候说理论有屁用，我们要实践！实践中必须安全。我死了，变成鬼，也要把你们的民航局长拉上做伴！”

机长苦笑一下：“先生，请您冷静。我们机组人员都在飞机上，你的安全，也就是我们的安全。用机腹迫降，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不迫降……”他摇摇头，叹口气，又说，“现在，给每人发一张纸，有什么重要的话，请立即写下来，然后把它交给乘务小姐。我们将把大家的纸条放进这个黑匣子，在飞机迫降前投下去。请注意，你们只有五分钟的时间。”说完，他把便笺和黑匣子交给乘务小姐，跑进了前舱门。

天哪，这不是要大家写遗书吗？

机长的话，像对死囚的最终宣判，又像在机舱丢了一颗定时炸弹。顿时，哭声、骂声和乱糟糟的响声，连成一片。

纸发下来了，机舱中的气氛，陡然一变。很多人呆呆地看着薄薄的纸片，如在梦中，神情恍惚，不知所措。

一个年轻人把便笺撕得粉碎，大叫：“我不写遗书！我不写遗书！我还年轻，我不想死！”

一对新婚夫妇，紧紧地抱在一起，疯狂地吻着。乘务小姐把便笺递过去，他们理都不理。看来，他们已经打定主意，即使死，也要在热吻中死去。

一位老夫人，向乘务小姐微微一笑，摇摇头，没接便笺。她打开化妆盒，取出一支唇膏，对着小镜，在干瘪的嘴唇上慢慢地涂抹起来。那神态，平静得让人心悸。

可丁教授看着老夫人的举动，不由肃然起敬，投去赞许的目光。

有人喊：“水，哪来的水？飞机漏水了！”

可丁教授低下头，看到机舱过道上的地毯湿了一片。他顺着水渍向上看



去，目光移向斜对面 D 座和 E 座上两位肥胖的中年女士。她们一个个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地毯上的水，是从她们的座位上流下来的。

糟糕，她俩的小便失禁了！

可丁教授的内心一阵悲哀，轻轻地叹口气，把目光移向身边的司兰。

司兰眼睛朝上，泪水如断了线的珠子，叭叭地掉在手中的纸上。

可丁教授又看夏之方。

夏之方脸上的微笑早已不见了。他一手拿着纸，一手拿着笔，双手抖个不停，笔尖已在纸上戳了几个洞，却没有写出一个字来。

可丁教授鼻子哼了一声，生气地说：“你俩怎么回事，像掉了魂似的？怕什么？不就是机腹滑行降落吗？这样的降落，在民航史上至少发生上百次，绝大多数降落是安全的。再说，人总是要死的。从你们上医学院的那天起，对死亡，就应该有个正确的理解！”

司兰和夏之方一看可丁教授犀利的目光，立刻低下头，喉咙里哽咽一声。

可丁教授的严厉，是出了名的。他看着夏之方和司兰胆战心惊的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冷冷地说：“写！把你们最想说的话写下来，签上名！”

司兰还是下不了笔。她泪眼模糊，看手中的白纸，像一团白白的柳絮，缥缈而虚幻。

“司兰，给金勇写几句话吧！”可丁教授的口气，缓和了下来。

一听这话，司兰强忍住的眼泪，又簌簌地流了下来。金勇是三北人体器官移植研究所的实验动物饲养员，是司兰新婚不久的丈夫。一想到有可能同新婚的丈夫永诀，司兰肝肠寸断。

可丁教授笑了笑，又说：“放心，不会有事的。司兰，今天，我们先不做手术。给你一天时间，去看你的外婆。”

司兰眼中噙着泪水，连连点头。她的外婆住在古阳市的郊区，一路上，她给可丁教授说好，到了古阳市，要给她半天时间，去看看外婆。没想到，可丁教授要给她一天时间，她从心里感到高兴。

可丁教授见司兰的情绪好了一点，就低下头，刷刷地写起来。

司兰终于擦干了眼泪。她见可丁教授写好了留言，就问：“可老师，您



写的什么？”

可丁教授展开手中的纸条，只见上面写着：“我的遗体捐献给三北人体器官移植研究所。”

司兰心中一震，咬着嘴唇，在纸上写下了同样的话。

夏之方看着可丁教授和司兰纸条上的话，终于镇定下来。他飞快地写道：“我的遗体捐献给三北人体器官移植研究所。”写完，犹豫了一下，又写道，“亲爱的男：你一定要把咱们的女儿抚养成人……”他“人”字没写完，一滴泪水，叭地掉在纸上。他停下了笔，哽咽一声，匆匆签上了名。

“男”，是夏之方对妻子齐亚男的爱称。她是三北人体器官移植研究所的库房管理员。

可丁教授看着夏之方手中泪渍斑斑的纸条，轻轻地拍了拍夏之方的手背，算是对夏之方的安慰。

两位乘务小姐慌慌张张地跑过来，从人们手中夺走了纸条，向前舱门奔去……

❧可丁教授贪婪地舔着的東西，是那女人的血❧

“来人啦，他晕过去了！”前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喊声。

有人又喊：“谁是医生？谁是医生？快来救救他呀！”

可丁教授抬头一看，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歪倒在座位上。他刚要站起来，夏之方拉了他一把，说：“可老师，我去看看！”

夏之方走过去，扶起老人，大声说：“可老师，他中风了！”

“我去帮他。”司兰说着站起来。

“让他仰躺在地上，千万不要动！”可丁教授说着，离开座位，来到过道上。

突然，飞机又忽地向下一沉，可丁教授站立不稳，一屁股坐在过道上。

机舱里，响起一阵歇斯底里的惊叫声。

两位乘务小姐从前舱门跑出来。其中一位跌跌撞撞地向机尾跑去，一位放倒了门口空位的椅背，站上去，用嘶哑的声音喊道：“大家不要惊慌，不要惊慌！请系好安全带，弯下腰，低下头，下颌贴紧胸部，双手抓住前面的



椅背，深深地吸口气，然后张大嘴，像我这样，像我这样……”她高高地蹲椅子上，躬着腰，低着头，双手伸向前方。

可丁教授爬起来，赶忙坐在司兰的座位上。

飞机倾斜着又是一沉。这一次下降速度极快，人们感到耳鼓炸裂般地一响，五脏六腑仿佛挪开了位置。

做示范动作的乘务小姐从椅子上掉了下来，司兰和夏之方连同中风的老人，也顺着过道，向一边滚去。

不少人又一次惊叫起来，一些人开始剧烈地呕吐。

呕吐物特有的臭味，在机舱中蔓延开来，更多的人呕吐起来。

“像我这样……像我这样……”不知什么时候，乘务小姐又蹲在了椅子上，示范着飞机迫降时乘客应有的正确姿势。她机械地做着动作，脸上汗如雨下，做着做着，又从椅子上栽了下来。

飞机向下猛地一沉，发出一连串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大家感觉到了，机腹在地面上猛烈地摩擦。那声音，是飞机在地面上摩擦引起的巨响。

此时的机场上，大雨滂沱，跑道积水三十厘米以上。为了防止机头部分先着地，撞碎机身，机组人员采取了机腹后部首先着地的办法。庞大的机腹后部在跑道上飞速擦过，把厚厚的积水挤向两边，形成两道冲天水幕，同时，猛烈的摩擦，使机腹下出现了耀眼的火光，机尾喷出浓烈的火焰，射向身后几百米远的地方。

可丁教授想到过道上的司兰和夏之方，心头一阵狂跳。他直起腰来，正要向过道看去，忽然，飞机一头朝上，又飞了起来。他惊骇不已，全身的汗毛竖了起来，不由张大嘴，叫了一声。

从跑道上飞速滑过的飞机，机身失控，向左一侧，折断了左侧的机翼，左侧的一个发动机脱落。情急之下，机组人员拉起飞机，试图复飞，进行二次迫降。可是，机身已经失去平衡，像受伤的巨鸟，又像腾空的火箭，带着惊天动地的呼啸声，歪斜着身子，顶着倾盆大雨，向上冲了十几米，身子猛地一抖，又歪斜着插下来，斜插到跑道一侧的草坪上。机身巨大的冲击力，在草坪上撞出一条三米多深、二十多米长的深沟，冲击时形成的泥浪，飞向



五百多米远的地方。

在猛烈地冲撞下，机身解体了。刹那间，可丁教授飞离了座位。他感到全身一阵虚脱，眼前一片漆黑，身子如撕裂了一般。

冥冥之中，可丁教授觉得自己的身子很轻，心里很美，眼前一片灿烂……

一股黏糊糊的东西，滴滴答答，滴在可丁教授的嘴上。

可丁教授嘴唇蠕动了几下，慢慢苏醒过来。他感到口干舌燥，下意识地伸出舌头，贪婪地舔了几下嘴唇上黏糊糊的东西。

冷。真冷！嗓子干裂，浑身发抖，同时，呼吸也困难，头像炸裂了似的痛。

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怎么躺在地上……

可丁教授的脑海里一片空白。他只觉得自己躺在水中，那股黏糊糊的东西，还向自己嘴上滴着。他索性张开嘴，任凭那黏糊糊的东西，滴进自己的嘴中，流进自己的嗓子，慢慢地滋润要冒火的喉咙。

渐渐地，可丁教授的舌头有了味觉。

怎么有一股浓浓的腥味？

可丁教授使劲睁开了眼睛，看到面前一片红光。

刹那间，可丁教授彻底清醒起来。他突然意识到，飞机失事了！

可丁教授抬了抬右手，没能抬起来。右手，好像被什么东西压着。他又抬了抬左手。还好，左手能抬起来。

左手一动，可丁教授立即碰到一件冰冷的东西。他眼睛被那黏糊糊的东西糊住了，看什么都是朦朦胧胧，一片红色。他摸了摸，好像是一条肥胖的断臂，湿漉漉的胳膊，横了过来，搭在自己脖子上。他想起飞机上坐在斜对面的胖女士，心中一阵战栗，急忙伸出手，把那条断臂推向了一边。

可丁教授慌乱得不行。他在自己脸上胡乱抹了一把，眼前的红光不见了，却摸了一手黏糊糊的东西。他立刻明白了，是血。他喊起来：“血！血！”可是，没有听到自己的声音。

蓦地，可丁教授想起司兰和夏之方。他挣扎着想爬起来。就在这侧身之际，他看到自己的半个身子浸泡在血水中。



机场上空的大雨，早已停了。可丁教授倒在跑道边的草坪上。那里是半米深的血水。

可丁教授咬咬牙，抬起头，想爬起来，结果看到了一个更恐怖的场面：

身后一把扭曲的座椅上，趴着一个火红头发的年轻女人。女人的颈部，血如泉涌。那涌出的血浆，正好滴在可丁教授的嘴上。

刚才，可丁教授贪婪地舔着的东西，是那女人的血！

可丁教授一阵恶心，喉头滚动了一下，闭上了眼睛。

不过，可丁教授很快克服了恶心和恐惧。他想到自己是个教授，是个医生，想到了救人。他挣扎着抬起左手，向女人喷血的颈部摸去。可是，他的手还没有伸到那女人的颈部，眼前一黑，又昏过去了……

他俩的死，千万不要向外界泄露

身体一阵猛烈地晃动，可丁教授再次睁开眼睛。他发现自己躺在救护车上。他不知道自己受了什么伤，伤势多重。他知道自己还活着，只是全身找不到一点感觉。他想说话，发现脸上扣着氧气罩，只好又闭上了眼睛。

过了一会儿，可丁教授的听觉恢复了。他听到了救护车轮子的滚动声，又听到了护士的说话声。

“这位老先生的伤势怎么样？”

“没有发现大的外伤，也许内伤非常严重。他的半个身子泡在血泊中，看，一头漂亮的白发，已经染成了红色。”

“不会有生命危险吧？”

“难说。碰上这样的灾难，即使不死，也要残废。”

“这次飞机失事，太可怕了。整个飞机解体了，到处是残肢、肉块和尸体。”

“你刚到现场，更吓人的事没有看到。”

“什么事？”

“我们接到抢救通知，刚把救护车开上停机坪，飞机一头栽在草坪上。突然，一个黑呼呼的东西，咚的一声，掉在救护车的挡风玻璃上。你猜是什么东西？”